

## 完美女儿

□于 伟

常一样跟妈妈打招呼,闷着头失 魂落魄地闪进了自己的房间。 书包也没打开,买的最新专辑 也没有心情听,李丹像一只败 阵的斗鸡,坐在床边神思恍惚,望 着床头最喜欢的海报,眼泪夺眶而

李丹是D市三十中学的一名 优等生,初中三年的考试成绩一直 都是全校前5名。她为人谦和,和 同学相处得也很好,轻易不会受到

三十中学在当地的口碑却是 相当的差,但即使是这样的学校, 也同样看重升学率。学校的宗旨 是能保证李丹这样的好学生的数 量不下降就是立足之本。

李丹的班主任孙老师是这种 政策的坚定拥护者。李丹的座位 在第一排,名副其实的重点培养对 象。许多坐在后排的同学对前面 的人怀有嫉妒,但李丹人缘不错, 和大家相处得都很好。她相貌平 平,却很招人喜欢,留着一头干练 的短发,大大的眼睛,脸上总保持 着笑容,露出浅浅的酒窝。李丹的 身体有一个缺陷,生下来的时候一 条腿便稍短于另一条,平日走路的 时候有些跛,但不仔细看看不出 来,知道的人也从来不会提。李丹 十分要强,平日里和其他同学一样 跑操、上体育课,长跑测试每一次 都坚持到了终点,和平常人无异。

正在厨房忙着准备晚饭的母 亲知道李丹是在学校受了委屈,

放学回到家里,李丹没有和往 来到女儿的房间门前,轻轻敲了 一下房门, 听见女儿哽咽的声音: "进来吧。"

> 她进了屋,坐在女儿身边,轻 声问道:"姑娘,谁欺负你了?"

李丹泪眼婆娑地望着妈妈, 委屈地把下午发生的事情讲给

今天放学之前,孙老师把李丹 从教室叫到走廊的角落,关切地询 问李丹的备考情况,有没有信心考 上对口的重点高中,是不是压力很 大等等,铺垫了五分钟,最后才说 到重点。孙老师让李丹去申请一 个残疾人证,有了这个证件,中考 可以加分,这样她考上重点中学的 可能性就增大了很多,甚至可以公 费入学。孙老师安慰她说这不是 什么丢人的事情,而且没有人会知 道,叫她不要有思想负担。另一方 面,这确实也是一种好事,如果通 过加分能公费入读重点中学,会给 家里省下一笔学费。但自从听到 残疾两个字,李丹就一直低着脑 袋,到最后也没说一句话。无奈的 孙老师最后只能让她返回教室仔 细考虑一下,嘱咐她回家完整转达 自己的建议,和父母好好商量……

母亲听完女儿的讲述,眼圈泛 红,心如刀绞,好像自己收藏的宝 玉被人拿刻刀深深地划了一道口 子。她握着姑娘的手笃定地说: "咱们不办!"

"丹丹,妈妈给你看样东西。 母亲随即换了一副轻松的面孔,说 完她神秘地跟女儿眨了眨眼,起身 走出了房间,剩下李丹莫名其妙地 呆坐在那里。没过多久,母亲手里 拿着一张存折又回到了女儿身旁。

"你猜里面有多少钱?"母亲笑 呵呵地展开存折,拿在手里快速在 女儿眼前晃了一下。

李丹心里的愁云仍盘桓不散, 此刻却又控制不住想笑:"妈,您别 逗我了。

"丹丹,这个折子里的钱足够 你三年重点高中的学费了,还可以 给你置办一套不错的嫁妆。"母亲 另一只手比划着,得意地摇了摇, 说:"你别担心钱,咱家有钱,你专 心备考就行了,其他的不要想。"

"嗯。"李丹的内心平静坦然

她思忖:妈妈从来都没和我说 过家里有多少钱,零用钱也和同学 们差不多,家里也没有什么奢侈 品,似乎不穷,也不是很富有,今天 妈妈为了让我安心,把家底都透露 给我了。

"你们学校不是刚组织看了 《泰坦尼克号》吗?"母亲倏地转换 了话题

"是啊,怎么了?"李丹一脸

"莱昂纳多帅不帅?" "还可以,一般。"

"女儿眼光这么高啊?"

"妈,你想说啥啊?"

"那你在学校里有没有喜欢的 杰克啊?"母亲有意逗她开心。

"噗"的一声,李丹破涕为笑, 讪讪地说:"妈,这时候你还拿我开 择,于是她欣慰地笑了。

心。有也不告诉你。"

母亲凝视女儿的眼睛,柔声说 道:"你那么好,喜欢你的人一定不 少。丹丹记住,你在妈妈眼里是最 完美的女儿,你没有任何缺陷,你 就是妈妈的那颗'海洋之心',无价 之宝。你的能力完全可以考上重 点高中,妈妈相信你,咱们不需要 通过其他手段加分。

李丹听完母亲的话,点了点 头,眼里的泪珠熠熠闪光,"妈,你 的话太肉麻了,我又想哭了。"

母女俩相视一笑。李丹感到 -阵暖暖的惬意,像是躺在洒满阳 光的草地上,呼吸着馥郁的花香, 聆听着草的生长和风的吟唱。有 了母亲的肯定和鼓励,她不再担心 体育加试中自己在几百人的目光 中落在最后,也不再担心化学加试 抽中最令她头疼的坩埚操作,那些 所谓的烦恼如烟似尘,一阵轻柔的 微风就可以把它们吹散殆尽

第二天,孙老师再次找李丹单 独谈话,问她是否作出了决定。李 丹仰起头,微笑着,没有一丝犹豫 地对老师说:"老师,我有信心考上 重点高中,不需要加分。"声音铿锵

孙老师叹了口气,打量着眼前 似乎焕然一新的李丹,像一个小太 阳,闪耀着自信的光,璀璨耀眼。 她的背后似乎有一朵云,像双手的 形状,托着太阳,也托着李丹。孙 老师清楚得很,这是一个说到做到 的姑娘,尊重她的决定是唯一的选

从未想过,我的一个小忙, 成为少年梦想开始的地方。

"老师,我的这篇作文是三 类文。"少年刚见到我,便直言 不讳地介绍起自己的作文 来。我被少年的率真逗笑了, 忙问:"这是谁点评的?""我的 语文老师。"一听是同行说的, 我便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这个少年是朋友的孩子 偶有见面的机会,朋友请我指 导一下孩子的作文,想着孩子 已经初三,着实不易,我便欣 然应允。但听了少年的自我 评价,或者说是老师强加的评 价,我一时语塞。

我赶忙拿起作文来掩饰 尴尬,通读过后,觉得作文大 小问题确实不少:结构需要 重新架构,详略上也需要重 新安排,还有几个显眼的错别

"你的语文老师有没有告

诉你这篇作文怎么改?" "没有,她就说是三类文,

让我自己修改修改。" "你改了吗?"

"没改多少,我也不知道怎

"那这篇作文不给我看,最 后会怎么处理呢?"

"当作废纸卖了。 我一听,颇有些惊讶,同时

也有些惋惜,这篇作文并非一 无是处。"我给你说说这篇作 文可以提升的地方吧,这些可 都是闪光点哦!"于是,我边说 边用笔将他作文中用得精彩 的词语圈出来。"其实这篇最 出彩的地方是构思,构思很有 创意,让人读后眼前一亮,创 意是写作中最宝贵的东西,其 实你挺有写作天赋的。"少年 听了我的夸赞,简直不敢相 信,喜悦之情洋溢于眼角眉 梢。"老师,那您的意思,我这 篇作文不是三类文了?"少年 依旧纠结于这个并不科学的 评价。其实我也不知道"三类 文"究竟是什么样的,既然如 此,为什么要打击少年呢?我 顺着少年的话说:"这样,你这 篇作文我收了,我给你示范升 格一下,保准升格成'一类

的升格方法,可以吗?""成 交!"少年答应得爽快。

一天后,我把升格后的作 文给少年,让他和原稿比对着 读一读,少年欣喜地看着脱胎 换骨的作文,感动地说:"老 师,改我的作文花了您不少时 间吧,您辛苦了。"看着拿着作 文满心欢喜跑出去的少年,我 也十分高兴。

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发来 微信说:"儿子最近写作文可 积极了,都不用人催,还是你 有办法。"其实,我也没有用什 么特别的办法,每个孩子都有 一颗向好上进的心,我只是多 花了点时间助力他们罢了。

后来,我让少年多读书多 练笔,学校有参加征文比赛的 机会,我也鼓励他去试试。-次,这位朋友又提到了指导作 文的事,并给我看了少年征文 比赛的奖状,说:"自从经过你 的作文指导,孩子好像一下子 开窍了,作文写得越来越好, 能看出来他其实挺喜欢写作 的。""我以后要当作家!"少年 已经长得很高了,说出这句话 的时候,眸中好像有揉碎的星 光。我笑着夸奖了孩子,也为 他的改变感到万分欣喜。

提升写作能力就像煲汤, 文火慢炖,才能获得精华。给 孩子助一把力,或许能推动他 们向前迈进一大步,或许他们 能找到解决困难的突破口,或 文'。作为报答,你得学会我 许他们就能悟出方法和规律。



## 暗巷的灯光

风景。南边是一排楼房的背面, 怪,为什么别的人家都睡下了, 楼房的墙上画满了小巷孩子们 的"画作"。北边的院墙上时不 时探出几朵小花,春有桃,夏有 石榴,秋有海棠,冬有梅。可是 留的灯光吧?梅子又暗自笑起 无月的夜晚,就有点幽暗阴森 了。路面也不好,坑多石子多, 不小心就会崴了脚。

里,因为她要摇着轮椅走完这条 小巷,她租住的屋子在小巷的尽 头。三年前,为了阻止父母离 婚,梅子从楼上跳下,摔断了双 腿。在经历了生与死的反复较 量后,梅子离开了她生活的那座 城市,离开了愁白了头发的母 驱走黑暗和恐惧的人。她敲了 亲,选择这样一个江南小城住了 下来。她不想看到那些同情和 怜悯的目光。她用从家里带来 的钱,在一所学校附近办了一个 读书社。如今读书的人少了,况 且她书社的书多是纯文学类的, 看的人十分有限,所以生意不太 好,除了房租和生活费,所剩无 几。但梅子很知足,因为她生活 得平静而充实。

借走的书归还了才回家,回到小 借书,他们都十分熟悉,发现梅 巷时,大都要到十一点左右。梅 子晚上要经过那条漆黑的小巷, 子把轮椅吱吱嘎嘎地摇进小巷, 他们便决定做起"护送使者",但 无月的夜晚,轮椅便摇得很慢。 幽深的小巷静得可怕,轮椅颠簸 她。那天晚上,梅子发现身后的 得厉害,发出的声响很夸张。梅 子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又不敢 往后看。就想把轮椅摇得快一 点,轮椅一快,就不好掌握方向,起门口的灯,直到梅子到家,作 有时会碰到墙上,把轮椅碰翻。

最近梅子发现,小巷口第三 家的灯光总是亮着。灯就安在 窗户边,柔和的灯光从窗口照到 小巷里,照亮了大半条胡同。梅 可爱的"守护天使"。

小巷很长,白天可算是一道 子很感激那家人,同时又觉得奇 这家的人却还亮着灯? 他们家 是干什么的?这个房间住着的 是什么人? 不会是专门给自己 来:怎么会呢?她在这里没有一 个熟人。

天数一多,梅子就觉得越发 梅子最怕走在无月的小巷 蹊跷。于是,她走到小巷尽头, 拐过弯,却没有进自己的屋子。 她探头往小巷口看,发现灯光已 经灭了。梅子的眼睛湿润了,为 这份默默的守候和无私的关爱。

第二天,梅子买了一大兜水 果,摇着轮椅去找那个专门为她 很久的门,才出来一个瘦得像把 柴草,举步维艰的老奶奶。梅子 问:"奶奶,这里只住着您一个人 吗?"老人点点头。梅子眼含热 泪:"奶奶,谢谢您每晚等我回 来,给我照亮回家的路。"老人 说:"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学 校里那些孩子们,我是受他们之 托才这样做的。"原来,那天晚上 她走在小巷里时,身后跟着的是 梅子在学生下晚自习把白天 书社旁边学校的学生,因为经常 又怕梅子不答应,干脆不告诉 人时越推越快,险些摔倒,跟着 的学生只好放弃。但他们在巷 中发现了老奶奶,央求她晚上亮 为报答,他们还拿零花钱买了礼 物送给奶奶。

梅子的眼眶湿润了,在这个 没有熟人的城市里,她有了一群

## 听芦泜河湾

□米丽宏

夏日的泜河湾,两岸一片翠绿 深意在内? 幔帐,清凉至极,但比起这番绿意, 秋日芦花却更多了一种视觉冲 击。秋风起,芦花白,泜河湾湿地 里的芦苇丛一夜飞雪,远望,一片 白茫茫。

每年那个时候,我都喜欢去派 河边,看芦花飘,听河风吹,领受那 些高秆儿植物群落的动静意趣,看 它们于俯仰之间把秋天的境界推 开去,再推开去。

芦花给人的观感,的确与其他 不同. 一样叫"花" 是打开的,飞扬的;其他的花,多是 抱团儿的,凝结的。芦花的花色是 素洁、老成;其他的花是软香轻红、 调脂弄粉。一样聚拢为花海,芦花 是苍古宁静,有月光秋水的气质; 有一种清扫寰宇的意趣。 其他花,是热闹壮观的,有灯红酒 绿、霓虹炫目的迷幻之感。

们所谓的"思想",不就是万事万物 思哀婉 蜕掉表皮后那种本色的东西吗? 芦苇被誉为"思想者",或许有这种

赏芦的胜地很多,我听说,杭 感觉。 州西溪每年有听芦节,秋芦飞雪, 算是名城一大胜景了。然而,听 芦? 我纳闷儿了,为何不是赏而是 听? 听又能听出什么妙处呢?

泜河湾,是北方一片平平常常 的河湾湿地,野生的芦苇家族在这 里排兵布阵,漫度光阴。白露节令 后,苇似枯金,染黄了远远近近的 滩涂水域。风起,风静,林立交错 的苇秆,随风而舞,芦苇丛成了一 片动荡的海。苇秆时时变幻着身 姿,真个是:向者如迎,背者如诀; 俯者如愁,仰者如悦;袅者如舞,侧 者如跌。芦花一开,更声势浩大,

若是傍晚,夕阳染红河水,芦 苇也被镶上金边,芦花花穗虚蓬 叶萌叶枯,花开花落,芦苇从 蓬的,笼一团透明的橘色……是 头至尾一直是本色素朴。想到人的,此时此景,让人心潮动荡、情

而听芦呢?

屏住呼吸,任眼前的芦苇阵 虚化成大雪覆枯林,沙沙——沙 沙 —— 风吹苇叶,像河水在喧 哗。除此就是安静,安静里却有 万千气象与微声:是尘埃落下,水 汽升腾,枯掉的苇叶在水中腐烂, 水虫儿在苇丛中渐渐入眠,是为秆 叶输送营养的汁液停止流动…… 是芦苇的生机返回根须,回到寒凉 的秋水。此时,谁都不发出声息, 生命之谜,对我们来说,仍有着急 像回到生命的原初。谁都不觉得 我是我, 苇是苇, 谁都摒弃了自己, 摒弃了他者。是的,我是苇,苇也 是我。我在随风起伏,我在扬花吐 灰白花穗随风扬起,似万千拂尘, 穗。我已无障碍与芦苇融为一 体。此时的心间,不再有对与错、 成与败,也不需借口,不需遮掩,不 需说谎,不需唯利是图……

透透彻彻地安静一会儿就好。 又一阵风过,索索——索 索——叶与叶之间的摩擦,有 色彩闪烁,那是被日渐加剧的寒 我觉得,听相较于看,更具内 凉逼迫出来的枯黄、干燥和明净,

向的凝聚力。听芦,会听出别样的 它们让飞舞的芦花也有了声调。 当苇秆俯身又直起,直起又俯下, 这多像我们在人世间的行走,逆风 顺风,摸爬滚打,甚至匍匐而行。 一直走到了中年、老年,然而看清 的、懂得的,似乎并不比芦苇多,也 并不比头脑中的疑惑多。

是的,现在是过去的映象,此 刻又是未来的昭示。就像这芦苇, 春是因,秋是果;春是生,秋是灭。 而因果和生灭之间,那不可破解的 于破解的无穷魅力啊。

"芦花新雪秋缭乱",这茫茫的 芦花,何尝不是多年来藏在梦境中 的那场大雪。我们长途跋涉,已然 芦花满头,一肩厚厚的雪花背着。 在那芦花尽头,有没有一座覆雪的 房子,吱呀一声,柴门轻轻打开? 为你,为我

听芦其实是听自己,是听自己 与自己、与光阴、与世界的一次交

夏至未至,而我已开始期待秋

从节日氛围中艰难地走出 千篇一律,走出小区,穿过校园, 来到大街的人行道上。一次习惯 性抬头,又发现前方那个熟悉的 仿佛矗立街边的指示牌。

了,但至今仍不认识。一个塑料 扫把,一个小灰斗,一把细长的铁 火钳,是他携带的全部工具,也许 是这个职业的标配,一成不变。 有一年冬月,我经过他身边的时 候,刻意停留了一下,才看清那身 耀眼的橙黄色,正隆重地托举着 一顶贴在头皮上的旧毡帽。毡帽 应该是黑色的,但太旧了,旧成了 灰白色。帽檐严重变形,微微下 斜,与戴在两侧的耳罩一呼应,露 出一张不大的脸。那张脸苍老、 黝黑,布满褶皱,不知掩藏着多少 毛糙的日子。这个环卫工人爱吸 烟,点燃的纸烟叼在嘴角,似乎从 未断过,燃尽的白灰留在纸烟末 端,有些弯曲,极力保持最初的姿 势。我见过他很多次,都是这般 模样,纸烟似乎是他身体长出来 的一部分。

当时,我满怀好意地朝他笑 笑,有些尴尬,但充满敬意。但他 的心思全在路面上,只稍稍抬起 眯着的双眼,用浑浊的目光扫了 怕错过某种东西。

来,一如既往地安静上班。路线 都归他负责,与他的生计和收入 究竟有多大关系,无从知道。我 所知的是,他似乎很敬畏这份工 橙黄身影,立在长长的人行道上, 春夏秋冬,无论天晴下雨,即使在 恰到好处的暗劲。 霜冻的腊月,他一身干净的橙黄 不用猜,我知道那是一个环 都会早早出现在这段路上。然 卫工人。那个身影我再熟悉不过 而,大多时候,在这个全国文明卫 啪啪的脆响,旋即是一阵聒噪的 生城市,洁净的路面似乎没有给 嗡嗡声。一个有点年纪的男子脱

也许,这个街道路面的清洁 最后一口,随手丢在地上,毫无顾 忌地扬长而去。对此,环卫工人 并未显现出厌烦情绪,依旧默默 地将灰斗贴了过去,用扫把尖一 作,无论我多早经过这段路,无论 挑,烟蒂迅速跳入斗中,带着一丝

我记得很清楚,那也是一个 冬日的清晨,人行道上出现一阵



他太多表现的机会。即便如此, 光了上身,扬起鞭子在洁净光滑 始,一节一节地打量,手中的工具 随着身子的摆动,在路面上方滑 过一道道均匀的轨迹,仿佛前线 一丝不苟的排雷兵。不过,偶尔 也有轻风吹落的枯叶飘下,或者 行色匆匆的路人不小心遗落的早

他依旧不敢马虎,左手提着灰斗, 的地面上抽打一个大陀螺。那人 右手握着火钳,从路面的一端开 似乎在展示自己一身白肉对抗寒 气的勇气,又好像在为自己独占 一方公共领域而得意,高高举起 的鞭子肆无忌惮一顿舞,吓得途 经此地的路人远远地避开。环卫 工人正从远处一路清理过来,经 过此地时,立马停了下来,朝着男 子看了一会儿。我分明看见,那 餐袋、餐巾纸。对于这些,环卫工 人都会抽出扫把,小心将其扫入 身饱满的橙黄衣裳笔直地挺立 我一眼,然后继续落在地面上,生 灰斗里。当然,总有一些抽烟的 着、生长着,最后成了一堵不可逾 人,将烧到嘴边的烟蒂狠狠吸完 越的墙。男子似乎并不理会,肉 然也是橙黄色的。

乎乎的双臂做了一下扩胸运动, 继续抽打陀螺。环卫工人似乎说 了些什么,嘴角的纸烟微微抖动 了一阵。男子有些恼怒,用枯硬 的手指戳到了他面前。环卫工人 后退了一步,叼着的烟卷继续有 节奏地抖动,烧尽的烟灰落了下 来,刚好掉在左手的灰斗里。

此后,那人再也没来过道上 抽打陀螺。毋庸置疑,在这个不 起眼的岗位上,环卫工人用自己 的方式,证实了那身洁净橙黄色 的价值。

今日是个难得的晴天。太阳 裹了一层蓬勃的春色,温婉地洒 在城市的躯体上,所有的景象都 升腾出一丝暖意。我跨过马路走 上人行道,远远地就听到帕瓦罗 蒂高亢嘹亮的歌声《我的太阳》。 我疑惑着,大清早谁有这般情调 听这雅致的名曲。循声看去,环 卫工人橙黄色的工作服上,多出 一条斜挎的黑色带子,腰间一个 拳头大小的喇叭正播放着音乐。

那一瞬间,我感觉到一丝丝 诧异,继而又平静下来,迈着昂扬 的步子走在洁净的人行道上。高 雅的艺术与平凡的工作甚至平凡 的人,并不是一对无从逾越的矛 盾。很多时候,有的人自诩高贵, 一旦落入俗世的序列,便乱了分 寸。我这么想着,脚下竟然生出 一股风来。

噫,春天的太阳特别亮眼,竟